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博士文库

上位化：概念域的 历时演变与 强势上位词的产生

SUPERORDINATIALIZATION:
THE EVOLUTION OF SUPERORDINATE IN
CONCEPTUAL DOMAIN OF CHINESE



贾燕子 / 著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博士文库

上位化：概念域的 历时演变与 强势上位词的产生

SUPERORDINATIALIZATION:
THE EVOLUTION OF SUPERORDINATE IN
CONCEPTUAL DOMAIN OF CHINESE

贾燕子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位化：概念域的历时演变与强势上位词的产生 /
贾燕子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2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博士文库)
ISBN 978-7-5201-3934-2

I. ①上… II. ①贾… III. ①汉语-词汇-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5004 号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博士文库

上位化：概念域的历时演变与强势上位词的产生

著 者 / 贾燕子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编辑 / 孙燕生 韩宜儒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7 字 数：439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3934-2

定 价 / 1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为了鼓励福建省青年博士在学术和科研领域勇于进取，积极创新，促进学术水平进一步提高，更好地发挥青年社科人才的作用，进而提升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总体实力和发展后劲，经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同意，2016年继续实施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博士文库计划，资助出版福建省社会科学类45岁以下青年学者的博士论文，推出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社科研究成果。该项目面向全省自由申报，在收到近百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同行专家学者通讯匿名评审和评审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择优资助出版部分博士论文。

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拟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继续联手出版博士文库，力争把这一项目打造成为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品牌。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博士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任：张帆

副主任：林辉 冯潮华 王日根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小新 陈飞 唐振鹏

黄茂兴 黄新宪

绪 论	001
第一章 上位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015
第一节 语义场理论及其研究概况	015
第二节 认知语言学的范畴理论及相关研究概况	025
第三节 上下义关系及其研究概况	032
第四节 语义演变的“多义模式”观	040
第二章 上位词从无到有型的上位化	043
第一节 “鸭”的上位化	043
第二节 “皮”的上位化	052
第三节 “肉”的上位化	064
第四节 “门”的上位化	070
第三章 上位词历时替换型的上位化	083
第一节 “唱”的上位化	083
第二节 “红”的上位化	089
第三节 “泥”的上位化	098
第四节 “睡”的上位化	116
第四章 复杂型的上位化	124
第一节 “涉”“济”的上位化及与“渡”的历时替换	124



第二节	“口”“嘴”的上位化	143
第三节	“墙”的上位化及与“壁”的竞争	155
第五章	特指词消亡型的上位化	177
第一节	“叫”的上位化	177
第二节	“洗”的上位化	211
第三节	“看”的上位化	226
第六章	入侵占领型的上位化	243
第一节	“醒”的上位化	243
第二节	“站”的上位化	267
第七章	更多的上/下位化个案	277
第一节	上位化个案	277
第二节	下位化个案	294
第三节	其他语言中的上/下位化现象	307
第八章	上位化的理论阐释	310
第一节	上位化的类型及演变倾向	310
第二节	上位化的原因及影响	325
第三节	上/下位化与特指/泛指、扩大/缩小	344
第四节	上/下位化的机制和路径	357
第五节	从定名学视角看上/下位化	374
结语（代后记）		390
参考文献		395

绪 论

一 选题缘起

汉语历史词汇的研究历来是汉语史研究中比较落后的部分，关于这一点，吕叔湘（1992：38）早已指出。近些年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积极倡导和努力实践，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学界除了在有关词汇事实的描写与分析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之外，对诸如字与词的关系、词义与概念的关系、词义与句法的关系、词语考释与词汇史研究的关系、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关系、个案研究与系统研究的关系、描写与解释的关系、材料与方法的关系等重要理论问题，也都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

随着研究水平的提高，目前学界越来越重视在对汉语词汇系统详细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汉语词汇历时演变的规律。蒋绍愚（2000：346～355）则首次提出建立“汉语历史词汇学”的主张，蒋先生指出，“汉语历史词汇的主体工程是汉语历史词汇学。什么是汉语历史词汇学？它可以分为两个大部分：1. 历史的研究，即各个时期汉语词汇系统的描写以及汉语词汇系统历史演变的研究；2. 理论的研究，即汉语词汇历史演变的规律以及其他有关理论问题的研究。这两部分实际上是紧密联系的，规律和理论应该是从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也陆续有学者尝试以汉语词汇历时演变中呈现出来的种种规律为对象来研究汉语词汇史，如义素外现（墙峻峰，2007）、语素化（陈练军，2009）、汉语词化类型的历时变化（史文磊，2010）、词汇化（董秀芳，2011）等，此类研究对于汉语历史词汇学的构建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蒋绍愚（2015）《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汉语历史词汇学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在该书的前言中，蒋先生具体区分了“汉语历史词汇学”与“汉语词汇史研究”在

研究范围及侧重点方面的不同，并明确指出，“而用‘汉语历史词汇学’这个名称，就可以把史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都包括在内。当然，史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紧密关联的，史的研究需要有理论的眼光和理论的思考，理论的研究需要有史的研究作为坚实的基础。这两方面的综合，就是汉语历史词汇学”，“汉语历史词汇的发展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汉语历史词汇的有关现象是如此丰富多样，展示汉语词汇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汉语词汇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根据汉语历史词汇的特点做出理论的创造，是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本选题《上位化：概念域的历时演变与强势上位词的产生》就是在以上研究的启发下产生的。

二 研究对象

我们把从概念域^①中的下位词演化为上位词的过程称为上位化。上位化是汉语词义演变的途径之一，也是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实。下面，我们来讨论如何鉴别上位化及在确定上位化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一）从词在概念域中位置的变化来确定是否发生了上位化

概念场理论的核心是探讨上位词统辖下的下位词间或类概念统辖下的种概念间的关系。因此，概念场理论是上下义关系产生的理论基础，词在概念域中的层级变化则是鉴别上位化的一个重要标准。

我们从概念场的角度来看“江”“河”古今词义的演变。在先秦典籍中，“江”“河”是“长江”和“黄河”的专称，在此期的{河流}概念域中，“江”“河”与“潼”“汾”“淮”“洛”等是同位关系。在现代汉语中，“江”“河”指河流的通称，变成了{河流}概念域的上位词，“潼”“汾”“淮”“洛”等成为它们的下位词，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江”“河”发生了上位化。

我们再来看“灯”的古今变化。“灯”古代仅指油灯，现代的“灯”成了一切灯的通称，可以指台灯、日光灯、汽车灯等各种各样的灯。从油灯到一切灯的通称，“灯”的种类确实增加，“灯”所表示的概念的外延也

^① “概念域”，学界或称作“概念场”“语义场”。本书采用蒋绍愚（2006，2007，2011）的说法，“概念场”为总称，其中包含众多的概念节点，有语义联系的概念节点聚合成一个“概念域”。详参蒋文。

扩大了。但从概念场的角度来看，自古至今，“灯”都与“炬”、“烛”同处于{照明器具}概念域中，其作为“照明的器具”的内涵并没有改变，所以“灯”的词义没有变化（蒋绍愚，2005：57~58）。“枪”“炮”“琴”“布”等的变化也与“灯”类似。由此可见，词的外延扩大并不必然导致该词发生上位化。

（二）词义从部分到整体的变化不是上下义的变化

上下义关系和整体一部分关系^①是不同的。“首先，从逻辑上看，下位概念是上位概念的一类，具备它的所有属性，而部分概念是整体概念的一部分，不具备其属性；上位义和下位义表示的内涵和外延多少不同，而整体和部分不反映这种变化，逻辑上有著名的‘部分不是整体的外延’的论断。其次，用义素分析法来分析，下位义具有上位义的所有义素，并增加了新的限定性义素（区别性义素），整体一部分关系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再次，上下义关系中的下位义表示相互独立的事物，有分类的客观基础，整体一部分关系中的部分对整体的依赖性很强。最后，上下义关系是一种词义的包含关系，而整体一部分关系是一种所指的包含关系。前者是类同，后者是体同。”（张树清，2010：10）所以，我们在判断上位化时要排除这类词义从部分到整体变化的现象。

如“脸”，原指面颊，后来指面孔。“腿”，最初指“小腿”，后来成为大腿小腿的总称。“颈”，原指前颈部，后来指整个颈部。“身”，最初指肚子，现在指全身。“舆”，最初指车厢，后来指整辆车。这种词义从部分到整体的变化，从概念场的角度来看，应属于词义的转移，并非词义发生了上

① 克鲁斯（Cruse）（1986）提出了确定整体部分关系的鉴别框架：能够出现在“A Y has Xs/an X”和“An X is a part of a Y”框架中的X和Y之间有整体一部分关系，X是Y的部分。这两个框架一定要配合使用，因为单独使用任何一个框架都会有一些非整体一部分关系进入，但是能同时出现在这两个框架中的就只能是整体和部分关系了。例如：

A hand has fingers.（手有手指。）

A finger is a part of a hand.（手指是手的一部分。）

在以上句子中，hand（手）和finger（手指）能同时出现在这个框架中，因此是整体与部分关系。但有些明显是整体和部分关系的词语却不能同时出现在这两个框架中。例如：

? A handle is a part of a bag.（?提手是包的一部分。）

? A bag has a handle.（?包有提手。）

一个不会有遗漏的鉴别框架是：“The parts of a Y include the X/Xs, the Z/Zs, etc.”例如：
The parts of a door include the handle, the lock, ……（门的部分包括把手、锁……）



下位的变化。以“脸”为例，在古代，“脸”与“额、颜、颞、颊”等共处于{面部}概念域。到现代，“脸”则与“胸、腹、背”等共处于{身体}概念域，“脸”从古代的{面部}概念域转入了现代的{身体}概念域（石静，2009）。

（三）注意区分字的本义和词的本义

我们要判断一个词是否发生了上位化演变，首先要弄清楚该词的本义是什么。在判断词的本义时，要注意区分“词的本义”和“字的本义”。

“词的本义”指一个词本来的或最初的意义，“字的本义”一般指字形所反映出的字义。由于词的产生比文字要早得多，有许多词在文字产生以前很久就已存在，从它的最初意义发展到文字产生时代它所具有的意义，已经过很长的历史过程，其间难免不发生变化。所以“词的本义”要比“字的本义”古老，两者可能并不一致。不过，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汉语词汇的较古的意义，都是凭借文字记载而知道的；而在这些意义里面，当然是文字产生阶段的意义最为古老。而甲骨文和其他古文字的字形所反映出来的意义，一般来说就是文字产生阶段的意义，所以，它们既是字的本义，又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词义，这样，字的本义和词的本义就一致了。^①因此，分析字形是确定词的本义的重要依据。但我们在确定词的本义时，除分析字形之外，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依据文献材料所反映的语言事实。

如表“咬啮”义的“咬”^②，最初写作“齧”。《说文·齿部》：“齧，啮骨也。从齿，交声。”从《说文》的释义来看，“齧（咬）”的本义当是“啃咬骨头”。再查检文献资料，我们发现此种意义的“齧（咬）”最早出现于西汉文献中：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西汉贾谊《论积贮疏》，载《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齧，啮也。”此事亦载贾谊《新书》卷4：“罢夫羸老，易子孙而齧其骨。”西汉文献中“齧（咬）”仅见此2例，且咬的对象都是“骨”，

^① 关于“词的本义”和“字的本义”的异同转引自蒋绍愚（2005：61~70）。

^② “咬”字在上古就已经出现，表示鸟叫的声音。《玉篇·口部》：“咬，鸟声也。”如：叫者，讙者，突者，咬者。（《庄子·齐物论》）吕传峰（2006a）、王毅力和徐曼曼（2011）对“咬啮”义动词的历时演变进行过考察，可参看。以下两段有关“咬”演变的材料主要转引自吕传峰（2006a）。

与《说文》的释义相吻合。由此我们可以确定“齧（咬）”本义就是“啃咬骨头”，是“咬啮”义的下位词。

东汉至隋，“咬”在汉译佛经中的用例相对多一些，但总体来看，出现频率仍较低，表示“啃咬骨头”义的用例仍很常见，如：狗得骨已，处处咬啮，破唇缺齿；（僧伽提婆译《中阿含经》卷55）五欲无益，如狗咬骨。（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17）但此期间，“咬”的施事和受事都已经有所扩大，施事有“人、鳖、狗、狐狼、鬼、猪鸡鹅鸭、虎、狮子、象、兽”等，受事有“食、人、指、肉、菩萨”等。如：

（1）两狗围室，相咬争食。（《易林》卷4）

（2）凡獠犬咬人，七日一发，过三七日不发则脱也。（《肘后备急方》卷7）

（3）时王即自试咬指看，痛殊难忍。（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3）

（4）常有猪鸡鹅鸭，一日三过，竞来咬啮，痛不可当。（昙无讖译《金光明经》卷4）

（5）于彼狱中，出生狐狼……咬彼地狱诸众生身所有之肉。（达摩笈多译《起世因本经》卷3）

符淮青（1999）指出，词义一方面是客观事物和现象的概括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在应用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词义同经常组合的词语有密切的关系。词的组合搭配既是词义的一种外在体现，又是开启词义演变的一把钥匙。从以上“咬”的使用情况可以看出，随着施事和受事的扩大，“咬”的词义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啃咬骨头”义演变为一般的“咬啮”义，“咬”也从下位词演变为上位词。

但有时《说文》所解释的字的本义并非词的本义。如“初”，《说文·刀部》：“从刀从衣，裁衣之始也。”这个本义就值得怀疑，因为在文献资料中见不到“初”有这个意义。正如陈澧《东塾读书记》所说：“《尔雅》‘初哉首基’邢疏：‘初者，《说文》云“从衣从刀，裁衣之始也。”……此皆造字之本义也。及乎诗书雅言所载之言，则不必尽取此理，但事之初始俱得言焉。’澧谓近人之说多与邢氏同，以《说文》为本义，《尔雅》为引申义，

其实不尽然也。造‘初’字者无形可画，无声可谐，故以从衣从刀会意也。”陈澧的意见是很对的。象形、会意以及形声字中的义符都是比较具体的，但它所代表的词，却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意义，而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很抽象的意义。只是既然用意音文字来表示，那么抽象意义也就不得不以一个具体的字形或义符为依托了。^①所以，我们宁愿相信陈澧的说法：“初”的本义就是“初始”，而非是由“裁衣之始”上位化后变为“初始”义的。

（四）注意词义的概括性

在判断一个词是否发生了上位化演变时，除了要注意区分“词的本义”和“字的本义”之外，还要考虑词义的概括性问题。如《汉语大字典》（以下简称《大字典》）对“灾”的解释为：“原指自然发生的火灾，后泛指各种自然的或人为的祸害。”也有多位学者认为“灾”的词义扩大了，如葛本仪（2001：189）说：“‘灾’原义只指‘自然发生的火灾’，即所谓‘天火也’，扩大后的新义则可以泛指‘一切的灾难’了。”对“灾”的分析，实际上就涉及词义的概括性问题。

认为“天火曰裁”是“灾”的本义，应该是受了《说文》释义的影响。表示“灾”这个词的字，在《说文》中有三个：𡇗，害也，从一壅川；裁，天火曰裁，从火戔声；戔，伤也，从戈才声。《说文》的释义，有两方面的依据。一是字形，“裁”字从“火”，故曰“天火”；“戔”字从“戈”，故曰“伤”。二是文献。《说文》时有引经传文字为词之释义者。“天火曰裁”引自《左传·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天火”与“人火”相对，强调天降的、严重的火灾。但经传行文中，一个词往往有不同的表述。《左传·宣公十六年》说“天火曰灾”，《宣公十五年》又说“天反时为灾”。^②《玉篇》说：“𡇗，天反时为𡇗。今作灾。”这里取的是后一种释义。《说文》取前一种解释，是因为字形的缘故。

“𡇗”“灾”“戔”这三个字在甲骨文中都已经出现。在甲骨文中，

① 以上关于“初”的材料转引自蒋绍愚（2005：64）。

② 《公羊传·襄公九年》：“九年，春，宋火。曷为或言火，或言灾？大者曰灾，小者曰火。”何休注：“大者谓正寝社稷宗庙朝廷也，下此则小矣。”徐彦疏：“灾者，害物之名，故可以见其大于火也。”

“虽其初皆为各灾害之专字，而卜辞皆同用为灾害之义”（徐中舒，1988：1117）。^①再考察先秦典籍，“灾”在《诗经》中有两例，“无灾无害，弥月不迟”（《鲁颂·閟宫》）、“溥斯害矣，职兄斯弘，不裁我躬”（《大雅·召旻》）。以上前一例为名词，后一例用作动词，均泛指灾害。《今文尚书》中有6例，亦泛指灾祸（均写作“灾”）。

根据以上材料可知，至迟在甲骨文时期，灾害这个上位概念已经存在，只是表示这个上位概念的字写得不一样。“灾”有时特指火灾，这是由一定的上下文决定的，所以从词义的概括性考虑，就不一定是“灾”发生了上位化演变。^②

（五）上位化之后不会增加新的义位

上位化以后，原词义一般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意义而存在，因而上位化后一般不会增加新的义位。但是上位化往往先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临时出现上位义，随后逐渐用得多了起来，最后再固定下来，原义和上位义在一段时间内会并存。所以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原义和上位义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③。

一种情况是，在现存上古古籍中，原义和上位义基本上是同时存在的。如“雄”和“鸣”，在《诗经》中已是原义和上位义并存，后来，都以上位义为常用义。虽然从词义引申关系上可以将两者分开，但从义位上看，则应视为一个义位，并以上位义为主导义位。

另一种情况是，词的原义使用较长一段时间后，出现了上位义。先是上位义偶尔出现，以后逐渐用得多了起来，最后上位义成为该词的主导义位。这种情况的词，如“匠”“皮”“睡”“卧”等，从共时的角度来看，在上位化前后都只有一个义位：在只用原义和上位义偶尔或较少出现时，是以原义为中心意义的一个义位；在上位义成为该词的常用义或基本义后，是以上位义为中心意义的一个义位。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以原义为中心意义的是一个义位，以上位义为中心意义的是一个义位。

还有一种情况与上面的第二种情况类似而稍有不同。原义在使用一段

① 按，在甲骨文中，“𠄎”“𠄎”“灾”三个字形常常混用。

② 以上关于“灾”的分析转引自张联荣（2000：209～212）。

③ 以下三种情况的分析参徐朝华（2003：239～240）。



时间后，上位义出现了。上位义由偶尔出现逐渐变为经常出现；与此同时，原义仍较常用。在两者较长时间并存、都经常使用的情况下，原义和上位义可视为两个义位。这两个义位经过长期的共存之后，原义逐渐不再独立使用，上位义成为该词的主导义位，如“江”和“河”。“江”在先秦古籍中，一般都指长江，但在《国语》《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书中指“三江”，在《尚书·禹贡》中指“九江”；又在《孟子》《荀子》《庄子》《吕氏春秋》等书中泛指河流的“江河”。这些情况反映了“江”在战国以后已有上位化的倾向。“三江”“九江”中的“江”指长江的支流，仍与长江有关；“江河”是临时性的以专名指代通名。其作为河流的通称，还没有形成“江”的固定意义。战国末期，屈原《九歌·湘君》中开始用“大江”称长江。到了汉代，“大江”成为长江的专名。在汉代特别是东汉以后，“江”作为河流的通称，单独使用或作为语素使用已较为常见，词义已经固定。虽有“大江”作为长江的专名，但在汉代“江”作为专有名词仍较常出现；而且在表示地区名的“江东”“江南”“江北”“江表”“下江”等复合词中，“江”作为语素都指长江。所以，在汉代，“江”用作专用名词和用作普通名词，可视为两个义位。^①但从古今两个平面来看，在上古汉语中，“江”只有以原义专有名词“长江”为主导义位的一个义位；在现代汉语中，“江”也只有以上位义“河流的通称”为主导义位的一个义位。“河”的情况与“江”相类似。

（六）语义泛化不是上位化

何为“语义泛化”？胡敕瑞（2005：15～16）《从隐含到呈现》一文在讨论语义对“呈现”的影响时，曾对“语义泛化”做过详细解释，该说法极具代表性：“上古有不少词的语义本来是表示一些特定的概念，如‘发’为‘发矢’（《说文》‘射发也’）、‘迹’为‘足迹’（《说文》‘步处也’）等，但通过隐喻的方式这些词后来逐渐被泛用于其他相关语境，因而有了‘发令’‘发轫’‘发声’‘辙迹’‘事迹’‘王迹’等，特殊概念的词变成了普通概念的词；词的泛化带来语义泛化，‘发’‘迹’原来的语义因泛用而被‘漂白’（bleaching）褪色，为了再现其原义，于是需要呈现两字组‘发矢’、‘足迹’等来表明。”很多学者都把语义泛化等同于

^① “江”词义的演变情况转引自徐朝华（2003：240）。

词义的扩大。如李明(2014)指出,“胡敕瑞(2005)所举的例证,多与词义扩大有关”。但语义泛化与上位化有本质的不同:其一,语义泛化并非上下义的变化,如“发”由“发矢”义泛化为“发令”“发轳”“发声”等,“发矢”“发令”“发轳”“发声”分属不同的概念域,并没有共同的上位词;其二,语义泛化的机制是隐喻,而上下义位变化的机制是转喻(详参第八章第四节)。

以上我们讨论了鉴别上位化的方法及确定上位化时应注意的一些主要问题,其他像字词的对应关系、词的同—性问题、概念域中词与词之间关系的变化等,也都与上位化的判定有一定的关系。

三 研究内容、意义和方法

(一) 研究内容

本书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概念场为背景,以发生上位化的概念域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不同类型上位化的历时演变过程,总结汉语词义上下位变化的规律、动因、所产生的影响等。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根据词典字书及已有的研究成果,选择一些概念域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概念域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该概念域在历时演变过程中曾出现过某成员从概念域中下位词演变为上位词的现象;该概念域在现代汉语中的上位词属于基本范畴词。

2. 结合文献梳理概念域主要成员的历时演变情况,重点考察发生上位化的成员的演变过程(包括该成员成为概念域中的上位词和进一步取得强势上位词地位的过程)。

3. 在对概念域成员历时演变情况考察的基础上,分析概念域概念层级结构及词汇和词义系统的历史变化。

4. 发掘上位化现象的不同类型。由于概念域和词汇演变的复杂性,上位化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我们通过对一个个概念域的历时考察,试图找出上位化现象有哪些不同的类型。

5. 选取一些典型的发生了下位化演变的概念域,对其主导成员下位化的过程进行简要考察,并以此为基础总结下位化的类型。

6. 借助历史语用学、认知语言学、词汇语义学等的相关研究成果,探



讨汉语单音词上/下位化的机制、动因及路径，分析词义上/下位化的不同阶段及其与特指/泛指、扩大/缩小的关系。

7. 从定名学视角考察词义发生上下位层级变化的概念域中概念节点表达方式的古今变化。

(二) 研究意义

本书研究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呈现个案。通过历史文献的调查，弄清楚每个发生了上位化的词所经历的演变过程及该词所在概念域主要成员的历时演变情况，这是最基础的工作，对汉语词汇史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2. 可以加深对汉语词汇系统演变规律的认识，为汉语词汇史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以往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或着眼于单个的词，重点考察某个常用词发生替换的过程；或以某个或某几个概念场为对象，考察场内成员在各个时代的出现、消亡、演变或更替情况，以此探讨汉语词汇系统的发展规律。此种研究虽然可以使我们对某个或某类词语的发展演变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但由于仅仅是孤立的个案研究，很难从中发现汉语词汇系统演变的共同规律。本书尝试以汉语词汇历时演变中呈现出来的一种规律——上位化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一批概念域的历时演变情况，发掘上位化的不同类型，探讨汉语词义上下位变化的机制、动因及路径，以此揭示汉语词汇系统的演变规律。

3. 可深化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的理论探索。本书运用词汇语义学、认知语言学、历史语用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已有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汉语单音词上位化的不同类型，以及发生上位化的词语在语义、句法功能、组合和构词能力方面的演变倾向；尝试从语言内部因素（如语义系统的不平衡性、双音化的影响、汉语从综合到分析的类型转变等）和外部因素（如古今思维方式的差异、古今概念化方式的差异、认知上的凸显性、人们追求语言表达的新颖化等）两方面探讨上位化的原因，分析上位化对词汇系统及对汉语语义表达所产生的影响；通过辨析学界对“特指/泛指”“扩大/缩小”概念的不同界定，讨论上/下位化的不同阶段及其与“特指/泛指”“扩大/缩小”的关系，总结上/下位化的不平衡性及其原因、上/下位化的性质，并进一步揭示上/下位化的机制和路径。

此外，本研究还可为历时语文辞书的编纂、修订及汉语词汇教学等提